

中国禅宗典籍丛刊

主编

黄夏年 杨曾文



从容庵录

[宋]正 觉 颂古

[元]万松行秀 评唱

李 辉 点校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公司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中国禅宗典籍丛刊

从容庵录

[宋]正 觉 颂古
[元]万松行秀 评唱
李 辉 点校

中州古籍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容庵录/李辉点校. —郑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
2019.1

(禅宗典籍丛刊)

ISBN 978-7-5348-8076-6

I . ①从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禅宗 IV . ①B9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42220号

出版 社：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：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39号 邮政编码：450016)

发行单位：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：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：890mm×1240 mm 1/32 印张：11

字数：170千字 印数：3 000册

版次：2019年1月第1版 印次：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33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整理说明

《从容庵录》又作《评唱天童从容庵录》《万松老人评唱天童和尚颂古从容庵录》《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》等^①，是由元代曹洞宗大禅师万松行秀评唱、侍者离知记录整理的禅宗典籍，与《碧岩录》同为禅门双璧，为僧俗各界学习、修行佛法的必备书籍，向为历代禅师所重视。

一 公案、语录、颂古、评唱

佛祖拈花，迦叶微笑，禅宗虽以“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”为宗旨，认为禅不可言说、心印不能以语言文字来表达，然而传道明心，又不可无语言文字为载体，故自唐代始，许多祖师言行和修行经验，就被弟子们记录下来，以公案、语录、颂古、评唱等形式保存下来，成为禅宗典籍中重要的一部分。

那么，什么是禅宗公案呢？明代僧人株宏云：“又有邪师密

^① 以万松行秀《评唱天童从容庵录寄湛然居士书》及耶律楚材《万松老人评唱天童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》来看，《评唱天童从容庵录》应是最早的书名，刊行于世后正式书名作《万松老人评唱天童和尚颂古从容庵录》。

付邪功，学徒得之，谓为领公案、传话头，此讹也。公案者，公府之案牍也，所以剖断是非。而诸祖问答机缘，亦只为剖断生死，故以名之。总其问答中紧要一句，则为话头。如‘一归何处’‘因甚道无’‘念佛是谁’之类是也，千七百则，乃至多种，皆悉如是。”^①人们认为历代宗门祖师典范性的言行，正如官府判别是非之案牍，不仅具有启发思想的意义，更可以作为后代修行开悟之法式，故称公案。

“公案”被视为禅门传法的“血脉”，祖师“直指”的法门，例如：清源米价、百丈野狐、台山婆子等公案成为禅师们领悟修行的法门。公案中的文字多婉转艰涩，为了便于学人领会公案之妙旨，有些禅师又将公案用简洁的韵语进行赞誉、解释，此则为颂古。现存最早的颂古为汾阳善昭之《汾阳无德禅师颂古》，此结论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赞同。善昭之《颂古》见于《汾阳无德禅师语录》卷中，选择了百则公案，每则先举公案，然后用七言或五言偈诗赞颂解释，发明宗旨。例如：“二祖问达磨：请师安心。磨云：将心来与汝安。祖云：觅心了不可得。磨云：与汝安心竟。九年面壁待当机，立雪齐腰未展眉。恭敬愿安心地法，觅心无得始无疑。”^②

颂古集流传至今者颇多，除汾阳善昭之《颂古》外，著名者有雪窦重显（980—1052）《雪窦显和尚颂古百则》等诸家颂古。宋代有四部著名的禅宗颂古集，即天童正觉（1091—1157）《天童觉和尚颂古》，雪窦重显《雪窦显和尚颂古》，投子义青《投子

^① 株宏：《云栖法汇》，《嘉兴藏》第33册，第78—79页。

^② 善昭：《汾阳无德禅师语录》卷中，载《大正藏》第47册，第607页。

青和尚颂古》和丹霞子淳《丹霞淳禅师颂古》，合称《四家录》。

后人复对四家录进行评唱：如圆悟克勤作《碧岩录》，评唱雪窦重显颂古百则，开启了后世评唱之风。^① 万松行秀作《从容庵录》，评唱天童正觉颂古百则。^② 万松行秀的弟子从伦著《空谷集》《虚堂集》，分别对投子义青及丹霞子淳的颂古进行评唱。此为四家评唱语录集，其中《碧岩录》与《从容庵录》最为重要，被称为禅门双璧。

二 作者生平及作书缘起

万松行秀（1166—1246），自号万松野老，时人尊称万松老人，俗姓蔡氏，生于洺州永年县（今河北永年），祖籍河内解州（今山西运城）。行秀之父名真，喜好佛法，因此他在十五岁时在邢州（今河北邢台）净土寺出家，二十一岁时具足戒。行秀受戒后，先参学胜默圆光，后入磁州大明寺参学雪岩善满，并接得善满之法衣。行秀得法之后首先在邢州净土寺担任住持，后历任仰山栖隐禅寺、万寿寺、报恩洪济寺住持，退居于报恩洪济寺，筑从容庵。宋理宗淳祐六年（1246）丙午示寂于从容庵，世寿八十一岁，其弟子在邢州净土寺及燕京报恩洪济寺两处建舍利塔供奉。

“从容庵”是万松行秀退居报恩洪济寺后在寺旁所筑之庵，

^① 有关《碧岩录》的研究，可参阅杨曾文先生《宋元禅宗史》第393—416页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。

^② 杨曾文先生《宋元禅宗史》第八章第二节专门论述万松行秀及其禅法，内容完备，是研究万松行秀之集大成者，见第618—632页。

《从容庵录》乃万松行秀于癸未年（1223）在从容庵内完成，故以庵名录。正如行秀在《〈评唱天童从容庵录〉寄湛然居士书》中自云：“拟诸天童老师《颂古》，片言只字，皆自佛祖渊源流出，学者罔测也。柏山《大隐集》出其事迹，间有疏阔不类者。至于拈提苟简，但据款而已。万松昔尝评唱，兵革以来废其祖稿，迩来退居燕京报恩，旋筑蜗舍，榜曰：从容庵。图成旧绪，适值湛然居士劝请成之。”可知，万松之作《从容庵录》，一方面是不满意前人评唱之作，另一方面是受湛然居士之请求。湛然居士即元代著名佛教居士耶律楚材。耶律楚材曾为《从容庵录》作序，其言曰：“吾宗有天童者《颂古》百篇，号为绝唱。予坚请万松评唱是《颂》，开发后学。前后九书，间关七年，方蒙见寄。”耶律楚材在西域阿里马城看到《从容庵录》书稿时道：“忽受是书，如醉而醒，如死而甦，踊跃欢呼。东望稽颡，再四披绎，抚卷而叹曰：‘万松来西域矣。’”那种获书后欣喜之情难以言之。

三 《从容庵录》之版本流传

《从容庵录》是一部影响极大的禅宗语录著作，它的版本流传也非常广。耶律楚材在《〈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〉序》中言：“京城唯法弟从祥者，与仆为忘年交，谨致书，请刊行于世，以贻来者。”从其所言，我们知道《从容庵录》最初由万松行秀的弟子从祥受尚在西域的耶律楚材之托，于燕京刊刻《从容庵录》。耶律楚材作序之时在甲申年（1224），那么《从容庵录》大致在何时进行了刊刻呢？从相关材料中，还是可

以找到蛛丝马迹的。耶律楚材在《〈评唱天童拈古请益后录〉序》中云：“今《评唱颂古从容庵录》已大播诸方，《评唱拈古请益后录》时老师年已六十有五矣。”万松行秀作《请益录》时为庚寅年（1230），时六十五岁。可以推知至迟庚寅年（1230）之前，《从容庵录》已在燕京进行了刊刻。可惜这个初刻本，今已无传。

明代，《从容庵录》有两次刊刻：一次是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，云南楚雄府知府华亭徐琳募资刊刻，另一次亦在万历年期间，由南京天界寺比丘性湛募缘梓刻。这一时期，《从容庵录》的流传也较广，不但有书目记载，也有当时人从书肆购买的记载。例如，明代文人李日华在《味水轩日记》中云：“六日至漏泽寺，晤典藏僧省宗，购得万松老人《从容录》，林泉老人《空谷集》《虚堂集》，圆悟禅师《碧岩集》，万松老人《请益录》。五家纲宗尽是矣。”^①此外在《澹生堂藏书目》《万卷堂书目》中均见载，为三卷本^②。

明、清两代《从容庵录》有单本刊刻流传，但令人奇怪的是未将其收入明、清刊刻的《大藏经》中，如《永乐南藏》《永乐北藏》《嘉兴藏》《龙藏》等均未见收入《从容庵录》，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所修《大正藏》，才将《从容庵录》收入在内。

今传世之《从容庵录》版本有如下数种：

^① 李日华：《味水轩日记》卷六，民国嘉业堂丛书本。

^② 见祁承燾：《澹生堂藏书目》，清宋氏漫堂钞本。朱睦：《万卷堂书目》卷三，清光绪至民国间观古堂书目丛刊本。

(一) 明刻本

明刻本是今所见最早之刻本，万历三十五年丁未（1607）云南楚雄府知府华亭徐琳刊刻，现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等均有收藏。此本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，卷首有罗汝芳、徐琳二序，耶律楚材《〈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〉序》及万松所撰《评唱天童从容录寄湛然居士书》。此本半页8行，行18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单鱼尾。各卷首题“侍者离知录，后学性一校、生生道人梓”，次目录，卷末附有音义。生生道人即徐琳之号。

(二) 清刻本

此本光绪七年钱塘许灵虚刻于姑苏刻经处，十卷，半页10行，行20字，黑口，左右双边。封签“从容录”，扉页题“万松老人从容录”，牌记“武林许氏重刊福缘莲社藏板”。每卷首题“侍者离知录，南岳山长曾凤仪校，天界比丘性湛梓”。无音义。卷首有《〈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录〉序》，卷末题“钱塘许灵虚居士施钱壹佰捌拾柒仟零陆文敬刻此语录十卷，连圈计字拾万捌仟叁佰拾玖个，光绪柒年冬十一月姑苏刻经处识”。

许氏之刻本当为明代刻本之覆刻本，何以知之？这个问题可以从卷首题“侍者离知录，南岳山长曾凤仪校，天界比丘性湛梓”考证而得。从卷首题名可知，此版由南岳山长曾凤仪校，天界寺比丘性湛刊刻。天界寺在今南京，比丘性湛生平无考，但校者曾凤仪则有迹可寻。《楞严经宗通》有作者题名为“南岳山长

金简曾凤仪舜征父题”^①，故知曾凤仪，字舜征，耒阳人（今湖南耒阳），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进士，曾任南京礼部郎中。曾凤仪是在家居士，万历年间助缘《嘉兴藏》的刊刻，是当时十位发起人之一，^②其著作有《金刚般若宗通》二卷、《心经释》一卷、《楞严经宗通》十卷、《楞伽经宗通》十卷、《圆觉经宗通》四卷、《金简集》等，其中《楞严经宗通》十卷、《楞伽经宗通》八卷、《金刚经宗通》七卷存于《卍续藏》中。既然校者曾凤仪为明末人，则此本最初刻于明代，许氏于光绪年间覆刻，保留了明本的校刻人信息。

（三）《禅宗全书》本

台湾学者蓝吉富主编《禅宗全书》收入的《从容庵录》分卷上、卷中、卷下三卷，半页8行，行18字。各卷前有目录，卷末有音义，卷前无罗汝芳、徐琳二序。从版式来看，《禅宗全书》据以影印的底本是万历三十五年徐琳刻本，只是删去罗汝芳、徐琳二序。

（四）《大正藏》本

《从容庵录》自成书以来未收入大藏经，直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编修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时收在第48册，此本是以日本驹泽大学藏本为底本，六卷，卷前有总目录，无音义。

^① 曾凤仪：《楞严经宗通》卷一，《续藏经》第25册，第1页。

^② 冯桂芬：（同治）《苏州府志》卷五十三记载：“曾凤仪，舜征，莱阳人，万历十一年进士，本年十月任调云。”清光绪九年刊本。而李富华、何梅《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》第十章《关于〈嘉兴藏〉的研究》对曾凤仪的基本情况未进行研究，见李富华、何梅《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》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474页。

（五）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

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，一帙六册，六卷，封面题“万松老人从容录”，扉页有佛说法图，套印，版面周边有注文。版心白口，上部题“从容录”，中部标卷数，下部标页码。页8行，行18字，卷首有罗汝芳、徐琳二序。第二、四、六卷无音义。从版式来看，六卷本是从三卷音义本转化而来。

四 《从容庵录》 内容及价值

《从容庵录》评唱公案一百则，每则分“示众、举、师云、颂、师云”五部分。第一部分“示众”是万松行秀引入本则公案的导入语，相当于“导言”。第二部分“举”有正文、有夹注。正文摘录天童正觉《颂古百则》中的公案，夹注则是万松行秀对公案的阐释、发扬。第三部分的“师云”是万松行秀对“公案”的评唱。第四部分“颂”亦有正文、夹注两部分。正文录自天童正觉的“颂古”，夹注是万松行秀对“颂古”的阐释、发扬。第五部分“师云”是万松行秀对天童正觉“颂古”的评唱。

《从容庵录》一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体现了万松行秀的佛教思想，还在于保存了珍贵的佛教史料，特别是金代的佛教史料。例如，《从容庵录》提及“咸平府大觉寺法庆禅师”时，曾征引一书《大定继灯录》，此书不见于其他记载。“大定”是金世宗年号，从书名可知，《大定继灯录》是金代大定年间所修的灯录，遗憾的是书不见于书目记载，我们依赖于万松行秀的记载，才知道金人亦有灯录的著述。除此之处，《从容庵录》还记载了不少金代僧人的事迹、诗作等，此不一一而论。

万松行秀自幼习儒，少年出家，精通内外之典，史书典故，信手拈出，因此《从容庵录》自成书以来受到僧俗各界人士的重视。耶律楚材赞道：“其片言只字，咸有指归，结款出眼，高冠今古，足为万世之模楷。”^①此言盖不谬也。

^① 耶律楚材：《〈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〉序》，载《从容庵录》卷首。

凡例

1. 本书以《禅宗全书》本为底本，以《大正藏》本、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为校本。
2. 底本原无子目，以《大正藏》本补录。
3. 底本显误者，据校本改正，并出校说明。
4. 底本、校本虽有差异，然两皆可通者，不改底本，于校记中录出异文。
5. 底本中俗体、异体字，径据上下文改为正字，不出校记。

《重刻四家语录》序^①

自佛祖拈花，迦叶微笑，虽云默露宗风，殊觉浑沦透漏。更逢后来好事儿孙，不知重惜家宝，各各拼身失命，平地生尘，澄波动浪，乱散空华。欺摇捏目，讹传众口，公案多端。天童、雪窦残唾，既苦不收；圆悟、万松梦语，又多不醒。幸得清凉老人，久知祖祢不了之殃。今日门徒古颜，尽将骨董搬出，分化四家，从新翻刻。呜呼，赃私现在，真贼难逃。敢请宝剑金刚，便与一齐砍断，然后将他零碎评词，共四海苍生，作个太平歌唱也。

南城近溪罗汝芳题

丁未中秋长洲沈咸书^②

① 《禅宗全书》本无罗汝芳序及徐琳序，两序从《大正藏》本补入。

② 罗汝芳（1515—1585）字惟德，号近溪。江西南城泗石溪（今南城天井源乡罗坊村）人，明中后期著名哲学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家、诗人，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。沉咸，万历时人，字稚咸，号脩斋，江苏长洲（今江苏苏州）人，工诗善画。

《重刻四家评唱》序

自夫佛祖拈花，迦叶微笑，机锋云变，宗旨渊停。盖教外别传，个中真谛，殆非人世语言可形容万一。然开发后学，说法利生，则此尤易于迎机入悟。旧刻《四家语录》，杀青者不甚工，规局隘陋，评注拘迫，阅者苦之。然已如登大宝山，入华藏海，尽力摸索不恤也。帝京禅伯，挥麈谈宗，往往而是，近且模糊莫辨矣。讲师觉虚，发大弘慈，欲重命枣人，而力不逮，谋于予。予实有夙愿，敢不毕力？于是鸠工梓其三，僧俗同志者梓其一。而当日顶针棒喝，扬眉竖指之机，更自透漏洞朗，则觉公之意满，而功德亦无边。予惟无能为役是惧，又何思议之有？

万历丁未岁菊月吉旦
云南楚雄府知府华亭徐琳书

《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》序

昔予在京师时，禅伯甚多。唯圣安澄公和尚，神气严明，言辞磊落，予独重之。故尝访以祖道，屡以古昔尊宿语缘中所得者叩之澄公，间有许可者，予亦自以为得。及遭忧患以来，功名之心，束之高阁，求祖道愈亟。遂再以前事，访诸圣安。圣安翻案，不然所见。予甚惑焉。圣安从容谓予曰：“昔公位居要地，又儒者多不谛信佛书，惟搜摘语缘，以资谈柄。故予不敢苦加钻锤耳。今揣君之心，果为本分事以问予，予岂得犹袭前愆，不为苦口乎？予老矣，素不通儒，不能教子。有万松老人者，儒释兼备，宗说精通，辩才无碍，君可见之。”

予既谒万松，杜绝人迹，屏斥家务，虽祁寒大暑，无日不参，焚膏继晷，废寝忘餐者，几三年。误被法恩，谬膺子印，以湛然居士从源目之。其参学之际，机锋罔测，变化无穷。巍巍然若万仞峰，莫可攀仰；滔滔然若万顷波，莫能涯际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回视平昔所学，皆块砾耳。噫，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者，岂虚语哉？其未入闻域者，闻是语，必谓予忘本好异也。唯屏山、闲闲，其相照乎！

尔后奉命赴行在，扈从西征，与师相隔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师平昔法语、偈颂，皆法兄隆公所收。今不复得其稿。吾宗有天童者《颂古》百篇，号为绝唱。予坚请万松评唱是《颂》，开发后学。前后九书，间关七年，方蒙见寄。

予西域伶仃数载，忽受是书，如醉而醒，如死而甦，踊跃欢呼。东望稽颡，再四披绎，抚卷而叹曰：“万松来西域矣。”其片言只字，咸有指归，结款出眼，高冠今古，足为万世之模楷。非师范人天权衡造化者，孰能与于此哉！予与行宫数友，旦夕游泳于是书，如登大宝山，入华藏海，互珍奇物，广大悉备，左逢而右遇，目富而心饫。岂可以世间语言，形容其万一耶？予不敢独擅其美，思与天下共之。京城唯法弟从祥者，与仆为忘年交，谨致书，请刊行于世，以贻来者。乃序之曰：佛祖诸师，埋根千丈，机缘百则，见世生苗。天童不合抽枝，万松那堪引蔓，湛然向枝蔓上更添芒索。穿过寻香逐气者鼻孔，绊倒行玄体妙底脚跟而去。若要脚跟点地，鼻孔撩天，却须向这葛藤里穿过始得。

甲申中元日。漆水移刺楚才晋卿叙于西域阿里马城。